

湖北无产阶级革命家丛书

李先念

不下马的将军

L I X I A N N I A N B U X I A M A D E J I A N G J U N

● 何光耀 张肇俊 柯育芳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序　　言

欧阳植梁

雄踞祖国中部的湖北，不仅河山壮丽，资源丰富，而且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英雄辈出，人才荟萃，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人民英雄，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湖北无产阶级革命家丛书》中所记述的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恽代英、项英、林育南、肖楚女、张浩等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大多诞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的赤县神州，内忧外患，满目疮痍，觉醒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救国主张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魅力、逻辑的力量，赢得了人们的信仰。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董必武等八位湖北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战士。他们之中，有中国共产党和湖北党组织的创建者，

有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有才华横溢引导一代青年的良师益友，有身经百战永不下马的将军……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历程中，他们矢志不移，艰难苦斗、无私奉献、临危不惧，体现出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成为所有中国人永久的典范。

八位革命家虽然生在湖北，但都是四海为家、转战南北、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好男儿。除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董必武、李先念外，其他几位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牺牲在祖国各地——肖楚女殒命珠江，陈潭秋血洒天山，恽代英的忠魂使南京的雨花石更美丽，林育南的鲜血与上海龙华的桃花一样红。张浩在延安逝世，毛泽东等人亲自抬棺执绋；而项英魂断皖南，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他们的浩然正气，永远在历史上放射着不屈的光辉。

把先辈们的丰功伟绩、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留诸后世，让先辈们的英灵化为强大的动力，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邀约几位中青年同好，搜集研究以上先辈的历史资料及有关著述，各自为文，联袂结成丛书出版。这套丛书不是传记，不对各位先辈的一生作系统全面的评介，而是选取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生动感人且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片断，编著成文字通俗流畅的篇章。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的青少年。

青少年是属于未来的。但未来总是历史与现实的继承发展。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梦。但忧国忧民的热忱，关怀人类的激情，追求真理的渴望，心存高远的志向，卓荦健全的人格，却应是一脉相承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和精神，永远不

会过时。我们及后代的生命与之相联，荣辱与之相关。时下，尽管某些至高无上的原则因官场劣迹所浸染，使得不少人怀疑起来；尽管那些高洁的情操理想，因常被某些无耻之徒挂在嘴边而失去了光泽；但我们不相信年轻的一代都会变得那么短视和麻木，会打算忘掉先辈们青年时代即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呼唤和呐喊，忘掉他们在刑场上的从容，战场上的无畏。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广大青少年能从这套丛书中得到或多或少的收获与教益。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这套丛书作者们的编著工作大多是在学界同仁对此已有一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参考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创获。在此，谨对这些同行及前辈表示诚挚的谢意。

丛书面世之时，正值新旧千年交替之际。2001年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80个年头。回顾这百年来的沧桑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的日出将更加灿烂，新的世纪将更加美好。

目 录

序言	1
小李木匠	1
苏维埃的好主席	6
杀向川东	10
风雨长征路	14
不下马的将军	19
会见毛主席	23
在延安	27
在竹沟	32
智闯龙潭虎穴	37
舌战石毓灵	42
除夕破庙讲传统	46
四战大小悟山	49
谦逊礼让	53

临危不惧	58
美国盟友	62
大悟山会师	66
赴汉谈判	71
“空城计”	78
声东击西	85
强渡丹江	92
生死较量	99
最艰难的时刻	106
湖北父母官	116
本色	112
心系水利	121
将军管理经济	126
剪除“四害”	133
殷殷故乡情	139
后记	146

小李木匠

湖北红安与黄陂交界的一片低山丘陵地区，紧靠着碧波荡漾的木兰湖，有一巍峨挺拔的山峰红马寨。

红马寨南侧，木兰湖的湖汊港湾里，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坐北朝南，绿树成荫，名叫李家大屋。村西约50米处，有三间普通的农舍。农舍前是一口清澈见底的水塘，四周苍松翠柏，交相掩映。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山间小路，穿过红马寨下茂密的丛林，将这个小村庄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连成一片。

1909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六，正是大别山的仲夏季节，一个男婴在这普通农舍中呱呱坠地。老实巴交的佃农李承元并不因得子而喜上眉梢。因为此时他膝下已有4男3女，家里十分困苦，只好将这男婴过继给自己的兄长李承盛。这个男婴就是李先念，乳名全伢。

李承盛未成亲，所谓过继，也就是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而已。李先念仍得以在母亲李王氏的疼爱下长大。

从8岁开始，李先念跟随父兄下田劳动，放牛拾柴，回到家中又干杂活。由于他聪明，有力气，有主见，很快成了该村的孩子王。

李承元见李先念聪明伶俐，就跟李承盛商量，决定送他进私塾念书。

李先念学习勤奋，记忆力强，经常受到老师韩福琦的夸奖。由于家境困难，李先念只读了两年书，就辍学回家，被家长送进了吴立久的杂货店当学徒。

吴立久是当地有名的财主，李承元是吴家的长工，李先念的母亲为了求吴家减点租子，也时常去吴家洗衣缝衫。李先念进了杂货店后，自然是什么累活脏活都干，吃的是残汤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衫。店主稍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

只呆了几天，李先念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便带着仅值一挂鞭炮的工钱，离开了杂货店。

1922年，李先念13岁，开始了他学习木工的生涯，到邻村的卓家田，跟三姐夫袁传祖学榨木工艺，做榨油工具。不久，袁传祖因患病不能接活，母亲就送他到叶家田村的表亲袁学福那里学习雕花工艺，兼做家具、农具。

李先念每天起早贪黑，往返10多里，勤学苦做，晚间坚持学习文化，深得袁学福的喜爱。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能单独去做乡活，制作犁耙、水车、风米斗、桌椅板凳和木箱木柜等。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李木匠”。这样，李先念开始接触社会，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平的现实，萌生了同情穷苦人、憎恨财主老爷的朴素的阶级意识。

做木工活的间歇，李先念常常哼着自编的楚调：“表家乡

住在黄安县境，出南门四十里有我家门。众农友坐田埂自思自叹，叹只叹我穷人无吃少穿。普天下本应该人人平等，是何缘他该富我等受贫。人都是天地间父母所养，为什么贫贱与富贵这样不均……”

1924年，15岁的李先念在母亲的反复叮嘱下，告别家乡，只身徒步前往省会武汉，进入汉口球场街陈寿记寿器店。

这里使他大开眼界。

店里有30多名工人和徒工，其中李先念的年龄最小。他除了承担烧水、煮饭、打扫卫生等杂活外，一有空就进工房，给师傅当下手。他经常看到店里的工人师傅因为对店主不满，而故意把棺材板做得厚些，让店主蒙受经济损失。虽然店主和李先念也算沾亲带故，李先念心中还是同情师傅们的。

夜间，他常去江边码头，与码头工人交朋友，时而扛扛包挣点零用钱。现实社会城乡和穷富差别使他更加不满，渴望翻身过好日子的意识日益强烈。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武昌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席卷武汉三镇，并向周围各县的广大乡镇地区扩展。李先念毅然返回家乡，联络农友，投身入农民运动的洪流。

此时的黄安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周和同村好友韩爽先、李泽信都是农运积极分子，对李先念的归来十分高兴。于是他们分头串连，成立了九龙乡农民协会，李先念当选为执行委员，并经王积宽、王积全兄弟俩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2月，高桥区农民代表大会在王才湾祠堂举行，李先念作为九龙乡代表参加会议，认识了大会主席、省农运特

派员王鉴，并开始在王鉴直接领导下工作。

王鉴率领群众杀土豪，捣寺庙，声名远扬，农友们专为他作了一首词曲，唱道：“天见王鉴，日月复明；地见王鉴，枯木逢春；人见王鉴，扶危济困；鬼见王鉴，胆颤心惊。”

李先念也非常尊敬王鉴，把他当作自己的指路明灯。

原来经常欺压李先念一家的地主老财吴立久，托人给乡农协送信，邀请李先念和农友们到他家赴宴。李先念看完后，把信一扔，桌子一拍，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相信吴立久的鬼话，账要算，酒要喝，人要捉！”农友们听了这话，齐声叫好，手持锄头、扁担，拥入吴家大院，罚酒三餐，捉人治罪。

李先念热心于农会工作，干木匠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高桥区的农协领导人对此颇为欣赏。一次，区委召开群众大会，区委领导为了培养锻炼李先念，就谎称他们要去县里开会，由李先念主持群众大会。

李先念第一次当着那么多的人讲话，心里不免非常紧张。他喝了口水，定了定神，慢慢变得自然起来，连续作了一两个小时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区里几位领导也笑着站了出来，边鼓掌边称赞他讲得好。

“七·一五”事变后，黄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王鉴被调往武汉“反省”，县长和县农协主要负责人也相继失踪，农民自卫队的武器被收缴。郑位三、吴焕先、戴克敏等挺身而出，重新组建黄安新的县委。李先念决心跟着他们继续干。

这时人们经常看到“小李木匠”挑上斧锯凿刨，往返七里、紫云、高桥等地，以为他也放弃了革命，其实他是在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经常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好评，并被指定为高桥区

工人纠察队大队长。

1927年11月13日，李先念参加了震动全国的“黄麻起义”。第二天早晨，起义军就控制了黄安县城。李先念身上别着黄安铜匠自制的单响手枪，手持一面三角纸旗，站在城楼上，笑容满面。自从记事以来，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25日，李先念率农民武装，一举铲除了桂花楼、大塘湾的土豪劣绅，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全部分给农民。

27日，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面对党旗，他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很快镇压了黄麻起义，大肆屠杀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县委决定暂时转移，要李先念留在高桥区继续坚持斗争。

经区委同意，李先念回到叶家田村袁学福家，以木匠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先念的努力下，1928年初，叶家田村一批青年加入了共青团，组成黄陂县第一个团支部，李先念任支部书记。

不久，李先念又组织部分青年农民成立了乡游击队，并任队长。游击队首先处决了陡山彭家村的联庄会首陈志斌，李先念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敌人在这一地区搜捕的主要目标。于是，李先念只能白天隐蔽，夜间出击，以红马寨为活动中心，进行游击活动。

从此，黄安、黄陂交界地区的村民们再也见不到亲切的“小李木匠”了，见到的只是英姿勃发的游击队队长。李先念终于收起了伴随他6年的木工用具，操起了手枪，决心在木兰山区闹个天翻地覆。

苏维埃的好主席

1930年9月，大别山枫叶正红，金风送爽，家家户户正忙于秋收，为那难捱的冬天准备着粮食。

已建立起红色根据地的黄安人民，尝到了土地革命的甜头，干劲倍增，乡间稻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高桥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在这欢庆丰收的锣鼓声中开场了，小小的詹家湾祠堂，挤满了喜气洋洋的村民。李先念当选为区苏维埃的主席。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黄安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成了纵横18个县的主要红色区域之一。

蒋介石不愿看到这些泥腿子、穷庄稼汉当家作主，集中10万军力，连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李先念领导和组织高桥区群众，站岗放哨，盘查可疑的人，防止敌特混入根据地；或者运送伤员，为红军做鞋缝衣，支援前线；或者混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瓦解敌军。

高桥区人民同仇敌忾，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巩固了土

地革命的果实。李先念成为他们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4月底，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从上海来到了詹家湾，对眼前这位年仅22岁的区苏维埃主席暗中称奇。李先念只觉得张国焘的架子大，学问多，将自己的工作情况作了简单汇报。

6月，中央分局决定建立陂安南县，管辖黄安县3个区和黄陂县4个区，并在高桥区庙咀湾戴氏祠堂召开了该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李先念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程金台、詹献庭、朱贵松为执行委员。同时决定，将县政府所在地庙咀湾更名为“中华市”，将詹店街更名为“列宁街”，将詹店街南门命名为“竹青门”，北门命名为“邦山门”。一个革命的新政权就这样诞生了。

李先念为革命工作不知疲倦地奔波忙碌着。他以高桥区赤卫队为基础，建成县独立团，任命胡松山为团长，下辖3个营，作为全县的常备地方武装；并建立一个小型兵工厂，以解决地方武装的枪械修理问题。

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经济公社、消费合作社和木工、铁工合作社，保护小商业，扩展集市贸易，利用靠近汉口的便利条件，大力扶持农副土特产品的输出和急需商品的购进，并派地方武装护送。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李先念下大力抓农业发展，动员广大农民采取变工、换工、换耕和代耕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助合作，以解决劳力不足、耕牛和农具缺乏等困难，使陂安南县从成立至今连续两年获得粮食大丰收。

身为20万陂安南县人民的“父母官”，李先念累瘦了，两

脚跑出了厚厚的老茧，有时还磨出一串串水泡。他却全然不顾，仍脚穿草鞋，普通农民打扮，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和农民群众交朋友，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人们都夸李先念是苏维埃政府的好主席，是群众的贴心人，都愿意接近他，如发生邻里吵架、土地纷争、婆媳不和、夫妻离异等矛盾，都会说：“我们去找李先念评评理！”

一天，他正在“列宁街”上和县委书记郭述申讨论工作，边走边谈时，一位长得端庄水灵的姑娘，哭着喊住了李先念。原来，姑娘的父亲因为家里太穷，想将姑娘许配给一位家庭环境较好但双目失明的小伙子。可姑娘心中已有恋人，坚决反对这门婚姻，她的父亲拿了人家的聘礼，又不好反悔，男方听说女方赖婚，坚决不同意。为此三方闹得不可开交，姑娘感觉压力太大。

李先念静静地听完了姑娘的诉说，认为姑娘反对包办婚姻有理，立即对她说：“你先别着急，等我们去做工作。”

看到姑娘仍在掉泪，在一旁的郭述申笑着说：“你们的李主席出面，问题肯定能解决。”姑娘破涕为笑，满意地离去。

第二天，李先念首先到男方家里了解情况，发现姑娘的反映属实，就劝说男青年：“姑娘已爱上了别人，如勉强和你结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会害你们俩一辈子。你家庭生活较好，又年轻，再找个真情实意爱你的女子并不困难，何必强求。”男青年觉得有理，他的父亲却将李先念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李主席，我儿子双眼失明，找个姑娘不容易，你就成全了

这门婚事吧！”言语之中，含着恳切和信任。

李先念真诚地分析道：“姑娘不同意，如果强迫，她私自跑了，或同别人暗中要好，你们作父母的也脸上无光，不如找个能真心实意照顾你儿子的人，岂不更好？”

事后，李先念委托村干部给盲人青年找了一个老实女子成亲，那位女青年也和自己相爱的人结了婚，两对小夫妻都过得幸福美满。这事很快传遍千家万户，人们都称赞李先念会做工作。

1931年10月17日，“中华市”南边的一片空稻田里，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扩红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召开。李先念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号召全县群众踊跃参军，保卫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最后他说：

“这次参军，大家自愿报名，我带个头，首先报名，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都支持我。”

李先念振奋人心的一席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群众，当即有3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超出全县预定人数的1倍以上。郭述申还安排了8名伙夫做饭，杀了一头肥猪，弄来一大缸米酒，为李先念等参军青年饯行。对此，苏区《列宁报》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从此，李先念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杀向川东

1932年10月，在蒋介石重兵的不断围剿之下，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转战。

李先念的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她有许多话要说，可面对心高志远的儿子，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默默地为儿子收拾行装。临别时，老人将家中唯一的财产——两块银元，放进了李先念的口袋。

秋风萧瑟，秋叶飘零。李先念伫立在铁路边，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摸摸口袋中的银元，想到她老人家过着逃荒要饭的生活，再看看满目疮痍的根据地和艰难困苦的父老乡亲，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至枣阳县新集，遭敌6个师又一个旅的夹击合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身边只有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通信部队共300余人，处境十分危险。李先念率红十一师紧急驰援，将敌击退，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军包

围圈。

1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西安以南的子午镇，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奉命率该师担负后卫任务，所部被敌截断包围。李先念率部左冲右突，身中两弹，仍坐在担架上坚持指挥。

徐向前闻讯后，来到红十一师，对李先念说：

“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由我来指挥。”

李先念坚定地说：

“总指挥，我能行，你要指挥全军。”

部队再次杀出重围，翻越秦岭，12月底抵达陕南的汉中地区，将敌军甩得远远的。全师在名叫“神仙树”的村子里休整了一两天，李先念却一会儿安顿伤员，一会儿与战士聊天，作思想动员。

一匹马急驰而至，总部通讯员翻身下马，把由徐向前签名的命令递给李先念，上面写着：

“军情紧急，敌军追兵已离我不远，为争取主动，我军立即向四川突进，由你部为先锋，立即开拔。”

严冬的陕南，水浅的河已被冰凌覆盖，但汉水依然涛涛东流阻挡了去路。李先念动员全师力量，却只找到两只小木船。半天时间仅渡过去所有伤员和部分女同志共百余人。

怎么办？伤口还未愈合、体内还存有弹片的李先念，来到江边观察河水深度，估算水的流速，随即毫不犹豫地脱掉鞋袜和长裤，踩破岸边薄冰，全然不顾地朝河心走去。

渐渐地，冰冷的河水淹没了他的伤口，他咬紧牙关；又淹没了胸部，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但他坚持前进，终于抵达河对岸。